# 【情撼半生】【作者：最长笨象】【完】

前言

当在南城车站的大自鸣钟，在漫籁无声的晨空中响起六声鸣叫，我从永劫回归般的梦魇中惊醒过来。

自从去年唯一的酿金钢表因不够旅费而换了车票后，现在只能靠车站的钟声来确认时间。我缓缓坐起来，抹去额上的冷汗然后环顾四周，确定自己是在祖居咱家的房间里没错。初冬的清晨，阳光还没有从后山的背面升出来，整个房间笼罩在昏暗而微凉的蓝光中，满屋沉沉，房里的角上桌下，还带些昨夜的黑影在流动着，陇陇透着房间里终年桑榆晚景的凄恻。

刚刚的梦仍清晰可辨，在梦中，小雪冷冷的侧身端坐于亭台看着外面沥沥的雨，然后回头看着我，面容满是忧恻苦涩。

我摇摇头平复思绪，起床走到窗房望去，屋外四面飘雪，远景蒙蒙，然而大雪猛而不烈，雪花飘来沾上我的嘴边，在唇间温柔地慢慢溶化，似是故人来，在我唇上轻轻地吻着。

此情此景，又再使我想起二十年前的往事，那些在人生中走过的仍在滴着血的回忆，和那如山般沉重的一吻。

第一部情·撼

二十年前，我仍是个小不更事的生于大户的小伏子。

咱们方家发源自北平的三家子，在这里是无人不晓的富户豪门，拥有田产山畴无数，且世代书香，听说前清太公那辈好像还出过举人进士什么的，加上我哥哥七年前当家后努力从商成绩卓越，家势自然比从前更为鼎盛。

虽为大户人家，方家却是人丁单薄，娘在我出世不久就过身了，家里就只有老父、哥哥和我三人，除了一个住在南城二房生的叔叔之外，就没有其他人了。

身为祖业当家的老父虽不是什么才晋，但心性忠厚善待佃户，倒也是个守业的人材。哥哥大我十年，胸怀大志，帮忙老父管理祖业之余更积极从商，在这国家内忧外患多事之秋，哥哥经营布匹、白米与药材等和国家息息相关的生意，竟然大展鸿图，干得有声有色。

一家三口之中，唯独只有我一个不事生产，对一般人来说难能可贵的到繁华的香港接受大学教育，我以不在乎的态度勉勉强强完成，然而这对仍憧憬家里出个举人学士什么的老父来说，已是光宗耀祖大喜过望，对我也没什么其他要求，当然，除了不断促迫我和哥哥早日成家继后香灯之外。

和其他接受西方教育的近代新青年一样，我向往被西方文学美化了浪漫了的自由，讨厌束缚。我厌恶传统守旧的家业，厌恶一身铜臭的商家，厌恶自视高洁的学者雅士，厌恶强盗溷战的国家惨况，就是因为这个原故，我无所意无所为的终日溷过着日子，直到那天，小雪如燃点花火般，在我的生命之中出现。

二十年前的那个乍暖还寒的十二月上旬，小雪人如其名，披着漫天飘雪嫁来北平。方家娶媳妇，成为了这一年附近的盛事，四处张灯结彩，好不热闹。

我从哥哥口中得知，小雪是沈阳的书香世代，接受现代的教育，清丽脱俗又不失闺秀风范。哥哥于当地经商时巧遇小雪，对她惊为天人，经过多年的苦苦追求，才将小雪感动，结为秦晋。

哥哥告诉我，他直至遇到小雪那一刻，才知道世间上，原来真有一见钟情这么回事。

而我，直到他大喜那一天，才深深明白哥哥所说那番话的真正意思。

喜事异常轰动热闹，一大清早，喧闹的乐声、炮筒声与坊众喝采声自大街从远自近传来，家里各人上下无不跑到大门一睹新妇丰采。我从远处望去，只见媒婆背着身穿一袭桃红凤绣福绸裙褂，头戴掩面红绢金凋凤冠的新娘步入家门，也不以为意。而对于讨厌繁文缛节的我来说，家里人声鼎沸觥筹交错的场面实在烦透，我只好能跑则跑能避则避的躲过一旁。

拜堂之后就是停不了的酒宴应酬，一张张样版的脸孔与一句句样版的祝福话此起彼落。入夜，老父年事高且喝过头早已就寝，哥哥自是洞房花烛夜，大厅内唯一主人家的我当然忙着应酬抽不开身。好不容易，捱至宾客醉的醉散的散，原来己经时近天明。

将最后一个宾客送出大门，望望天际，原本暗黑的天边已然现出鱼肚白般的调子，我筋疲力尽长长的呼了一口闷气，只想步入内堂回房间呼呼大睡。正当经过垂花门回廊一条碎石子径回到房间之际，却看见一个陌生女子独个儿坐在花园中的亭台，呆呆望着天上纷飞的雪花出神。

眼前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，如瓜子般轮廓圆滑而凌厉的脸蛋，映衬着未梳妆的长长黑发笔直的垂在肩上，长而弯的睫毛令人油然生爱，和那两颗清水杏仁眼配对，缝上是重重帘幕，剪开是串串秋波。她侧向我的坐在石椅上，勾画出厚厚棉衣也掩藏不住的修长身段与丰满胸脯，在晨光包围之下发出微蓝的光晕，充满着出尘的美。

那是一种透彻而出尘的美，这种美极其微妙，她所散发出来的虚无而明媚的光充塞了整个空间，四周仿佛因为这种光而凝住，好像只要一被惊动就会立即破坏而不复存在似的，这是一种臣服一切的自然高贵气质，叫人产生某种不安定的情绪，令人透不过气。

呆呆站在一角出神，我手心出汗，不敢动弹，风吹着，时间像要中止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眼前的她突然流下泪来，一开始只是静静地流着，不久就抽搐起来，然后变成无声的号哭。

突然其来的变故令我方寸大乱，微微退了一步，后面的盆景被我碰到发出声响，漫籁的寂静瞬间打破，眼前女子略带惊惶的看着我，不足一秒，她已然回复镇静，轻轻抹去脸上的泪痕。

“二叔早。”她说。

她，是我素未谋面的大嫂，我哥哥的新娘，小雪。

“原……原来是大嫂，这么早就起床了？我还未睡呢……哥哥呢？”我呆了一刻才懂答理。

“大概是陌生地方睡不习惯吧，你哥哥还在睡，二叔也累了，快回房间就寝吧！”

语毕，她也没等我回话，就咱个儿回房间里去，留下一股甜美的余韵缓缓渗入四周。我一人在那里呆站着，睡意不知跑到哪去了，只剩下丝丝的迷惘，还有忐忑的神魂跌荡。

几天过去，我和这个大嫂见面机会不多，除了点头招呼外也没别的话语，然而家里多了一个令人不其然会呼吸急促的大美人，整间大屋也多了一种叫人局促不安的氛围。

新婚燕尔第五天，哥哥就要出门去南方办事了，只剩下妻子一人在家独守空帷，老父见小雪独个儿在家里呆了好些日子，便叫我陪她到外面溜跶溜跶。我自是一口答应，小雪没有说好也没说不好，只是跟在我后面，两个人默默离开家门上街去。

我很少和女儿家独处，二人一时间腼腆相顾，无言缘对。见气氛局促，我带小雪到正阳门与永定门之间，人称“天桥”（从前天子走的桥）的地方，那里东边是天坛，西边是先农坛，桥两边是大大小小的摊贩，推车的、担架的，摆满了各种各样地道小吃与各式小摆设，卖艺说命的不计其数，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

来到这个平时不会去的老百姓市集，小雪的脸容明显没有之前那么沉郁。我们一摊摊的挨着看，吃完绿豆丸子就吃炸小虾，然后又来个热腾腾的煎饼果子，见小雪定神的看着那些小玩艺，我买了一个小小儿的粉盒与白象牙骨折扇给她，她笑着道谢，我也陪着笑，比我年长三岁的她拿着这些小玩意，竟露出女孩般的欢颜，我好生安慰之余，同时也稳稳洞悉小雪这些天以来的郁郁寡欢。

逛累了，我带小雪到北戴河边，那里比较清静，听不到一点汽车声，小雪的心情也静了下来。

“大嫂，饿了吗？我去买些吃的……”一静下来大家又无言以对，我随便找些话说，也想跑开以进为退。

“雨笙，我和你年纪相若，不要唤我大嫂，唤小雪吧！大家都是年青人，我也不想叫你作二叔，好像很见外似的。”还是小雪世故高明，弹指间又打破了二人之间再度出现的隔膜。

“好啊！我也想这样，我好喜欢小雪这名字，和你人很相衬喔。”这是我的真心说话。

“是吗？可惜和你哥哥名字配上来不好听噢！方风扬，霍小雪，好像走在一起会起风雪来呢！”

“哈哈！你不说我也没想起，意头好像真是不太好呢！”我也打趣说。

“雨笙，我是雪，你是雨，我们的名字很相衬啊！但你别误会，我是指名字罢了！”

小雪对我一笑，微风立时拂过耳际，她的说话与神情，令我感到一种热烈的触动，有点甜，也有点酸。

我答不上腔，然后又是一阵沉默，这刻我想起新婚那天清晨小雪坐在亭院的情景，她的忧愁，还有她的泪。我想知道她的心事，我想了解她更多，但我不懂如何入手。

彼此无言的对望着，蓦然之间，一阵“呜呜呜”的惊报声从市中心的方向传来，不一会，震耳欲聋的警报从四方八面掩至。小雪吓得魂不附体，不知发生什么事的四处张望，而我也是手足无措，挽着小雪的手撒腿就跑，和所有人一样朝防空洞的方向跑去。街上乱成一团，有人在喊妈妈，有人在找小孩，有人跌倒被后来的压着，本来热闹的大街，旦夕间变成地狱一般。

什么也不顾的跑呀跑，好不容易去到防空洞，这个防空洞似乎有点小，内里四面墙壁漆黑一片。我和小雪进入里面还未定神，就不断被跟着进来的人往内里挤去，鱼贯进来的人愈来愈多，四面八方不断挤压碰撞，我张开双手尽力保护小雪，结果当防空洞的大钢门关上之后，所有人都面贴面背贴背的挤成一团，而本来张手护着小雪的我，最后就变成双手紧紧抱着小雪的胸贴胸抱在一起。

我和小雪的脸以鼻尖碰到鼻尖的距离相持着，刚刚奔跑完还未平复的急促呼吸不断喷在对方脸上，我嗅到来自女人的馨香鼻息与口气，和那醉人的玫瑰发香与体香一阵阵袭来，漆黑中我看到来自小雪瞳孔发出的光芒。

彼此的身体完全没有隙缝的紧贴着，我充份感受到一对丰满而绵软的乳房压着我不断起伏，抱着她的一双手，一只放在她柔顺的背上，另一只放在她臀部对上少许的下腰，那里的绵软与弹性，丝毫不下于小雪的胸脯。

软玉温香在抱，我不听话的命根子，已经硬帮帮的顶着小雪的小腹，令人感到极度尴尬之余，却又非常受用。不知她有否感受到我无礼的命根子一下一下不安于室的跳动，我只知道，被我抱个满怀的小雪娇躯僵硬的颤抖着，激烈的心跳与急促的喘息从紧贴的肉体传来。

时间不断流逝，眼前一刻是个既尴尬又温馨的情景，防空洞四处都是嘈杂的人声哭声与及强烈的体臭，但此刻如玉美人抱个满怀的我一点也感觉不到。现在的我处身在一个只有两个人的世界，和我相对着的人很香、很暖、很绵、很滑，对方呼出的空气直接鼻孔对鼻孔的吸进我体内，然后自我体内呼出的气息又直接被跟前的女体吸纳，这种气体的交换，使我觉得极其亲蜜。

情不自禁愈抱愈紧，下体不自控用力向前顶着，我心慌意乱，喉干舌燥，本能地用舌头舔舔双唇，舌尖似乎触碰到什么，抱着的肉体抖了一下，却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，我像被什么鼓励了似的，不自己微微张开颤抖着的双唇，以慢得近乎零的速度，静静向前移去。

就在两片嘴唇将碰未碰之间，另一种调子完全不同的警报从外面响起，那是空袭解除的警报，看来这次又是虚报，自从在中国发生多宗与日本人有关的惨桉之后，四处一直遥传着战争的爆发，各个重要城市都仿如惊弓之鸟，人心惶惶，空袭的误报频传，当然，没人敢肯定下一次也一样会是误传。

警报解除，洞内所有人都像泄了气的汽球一般，发出如释重负的种种不同叹息，然后一个个躯体像虚脱了般有气无力地离开防空洞。我拖着小雪从黑暗回到日光之中，幸好时近黄昏，阳光也不是太刺眼，我回望小雪，她低着头，脸蛋在夕照的映衬下红得犹如火烧一般，才醒起刚才漆黑中的旖旎一幕。

是拿了便宜没错，而且还是完全超越谈情男女程度的亲蜜界限，然而我却又的确是被迫的非自愿的没有选择的，道歉不是，不道歉又不是，我像个有良心的坏蛋般忐忑不安。

二人默默无言的回到家里，小雪回房之际，回头对我笑笑。

“雨笙，谢谢你，我今天很高兴，也谢谢你尽力的保护我，其他的请不要在意。”

看着小雪关上房门，我如释重负，小雪没有怪罪我，我闭上眼睛松一口气，呆立原地，像个偷吃了糖果的小坏蛋般，静静回味那花样的气息与感触。

自此之后，我和小雪变得亲近起来，她两口子聚少离多，哥哥不在的日子，我就和小雪出双入对。我带她游遍北平，她介绍我看卢骚的作品和一些我不知道的欧洲文学，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学识渊博的女人，她就如俗世里长着翅膀的林中仙子，和我过去所认识那些传统而肤浅的尘俗女儿家全然不同。

我俩隔膜冲破了，话题打开了，内容也渐渐变得深入起来，上至国家形势下至人生想法无所不谈，于我对人生的不满，小雪经常取笑我，这只不过是不成熟的我像个青年人模样的无病呻吟而已。

小雪入门第二年的某一天，我和她相约早上到天安门闲逛，然后沿长安街奔西单、西四再到平安里的茶馆，午后又去了北戴河一带闲走了一回。北戴河上倒挂着斜阳掩映朱色残照与沉沉山影，山腰山脚的别庄里，已经亮了几点微明的灯火。我和小雪，就在水光灯影之中讨论文学、时事、人生。

辩论之中，我的愤世嫉俗又再遭到取笑，我不甘心冲口而出回敬她：“我的忧愁是无病呻吟，那么你的呢？新婚那晚你又哭什么？”话语一出，我已知说错了话，正在苦思如何圆场。

“你不会明白身为女儿家的悲哀！”

小雪一脸幽幽的，看着远景的某一点。

“雨笙，其实我和你哥哥并不相衬，他从来都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，亦从来不过问。我知，我知他待我很好，但……但我不是需要这些……”

小雪告诉我，一直以来她心目中的理想夫君，会是个和她性格与思想非常投缘的男人，然而父母的意思，却希望她能找一户对家业有帮助的归宿。从小开始父母就不断介绍豪门富户的子弟来相亲，小雪自知终生大事已不可能有选择权，但对于那些看一眼就想吐的庸俗子弟还是没办法勉强自己接受。

直至我哥哥的出现，对她情深义重宠爱有加，父母方面对我哥哥亦很欢喜，而小雪被感动之余，也知道自己已二十有七年华老去，不想再蹉跎岁月令家人失望之余，也算是了许一件心事。

冬天刚过，春阳烂漫，天气不晴也不雨，天上的棉花似的浮云，一块一块的消散开来，有几处更现出青苍的笑靥来，霏微的风令人心头暖暖。我呆呆的凝望着小雪，在感受着她作为身处旧社会中的新女性的悲哀。

“雨笙你不要常常像色迷迷的盯着我好吗？人家会误会你的！”她打破沉默回头看我。

原来小雪有发现我平时常常心存歹念的盯着她，只是在这一刻，我的眼神不带任何欲望，我理直气壮没有回避目光。

“小雪，哥哥不在的时候，我会代替哥哥，好好的守护你。”

小雪双眼水汪汪的凝视着我的眼睛，片刻之后，尴尬的别个了脸。

我惊觉自己的失态，连忙东拉西扯：“希望中国下一代的女性，能够独立自主，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，不再需要男人保护就好了。你知吗？人人都喜欢家里添男丁，我方雨笙就偏偏喜欢囡儿！不喜欢男孩子！”

“嗯？雨笙喜欢囡儿吗？”小雪回头看我。

“我很喜欢，囡儿像个娃娃似的，长大了也很让人疼。不像男孩子，到六、七岁时模样不大不小的很丑陋，长大了还要你疼的更要命！”

小雪被我逗得笑了出来，还打趣的说：“雨笙喜欢小囡儿，若我将来生个女儿，就唤她作小雨好吗……”愈说愈乱，愈说愈错，小雪急忙停口不再说下去。

突然间，强风吹过黄昏中树叶浓密的枝干，摇曳着深绿色的咆哮有如涟漪般缓缓扩散，山边传来乌鸦的鸣叫。

我扑向小雪抱着她，嘴巴印在她的朱唇上吻着。

不一会，是“啪”的一声耳光清脆声音。

“如果你再有这样的举动，我就会告诉你哥哥知的了！雨笙，我是你的大嫂啊！”小雪脸红耳赤，喘着气厉着眼的警告我。

脸上传来火烧般痛楚，我抚着脸惊恐的看着小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乌云毫无预警的低垂密布着，完全盖掩朱色的残照，仿佛随时下出雨来似的冷飕飕天空突然陷入一片黑暗，原本微凉的春风不断呼呼作响，二人一直沉默不语，给时间让心里翻滚着的羽毛慢慢静止落下。

“天黑了，回去吧！”

“好。”

那天之后，小雪刻意的回避我，除了每天三餐一家人必须同桌之外，我再没有和她相处的时刻。

这令我万分苦恼。

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什么我们的名字很相配，什么将来生个女儿要唤小雨，那不是暗示来吗？什么心目中的夫君要和自己性格思想非常投缘，那不就是我来吗？为什么要拒绝我？为什么要避开我？小雪，你到底想对我表示什么？

小雪入了方家门踏入第三个年头，却一直无所出，老父开始嚷着要为哥哥立妾，对小雪如珠如宝的哥哥当然是老大不愿。这段日子，老父、哥哥、小雪之间不时争执。

为了满足老父继后的心愿，哥哥每次回家都抓紧机会和小雪温存，在夜阑人静的孤独晚上，每次不知是否心理作用的隐约听到隔邻房间传来女子婉转娇啼之声，我一边幻想着小雪被我哥哥猥亵着的雪白裸体，一边拚命抚慰着命根子，嫉妒在胸口发酸发痛。

又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十二月晚上，再过两天就是冬至，之前一直没下过雪，这一晚，雪真正的降临了，薄薄的白雪铺满大地。这晚老父与哥哥外出赴宴，而我也在外喝得有点醉，跌跌荡荡的回家。来到家里庭院，整个人沐浴在白色雪影与黑色树影的纵横交错之中，一直渗透到脑部的睡意突然之间清醒过来。

我看到隔邻哥哥房间的门只是虚掩着，内里摇曳着烛光，从仅有的隙缝透射出来。

睡意全消，醉意却升到顶点，我错步走到哥哥的房间，慢慢推开木门，小雪一个人面向墙壁背对房门侧身睡在床上，大概是等哥哥回来，等得太困睡着了。

好明显，哥哥还未回来。

房间内，寂静的身影与烛光中摇摆不定的影子，在墙壁上互相重叠交错。我的心眼，看见床前白帐子下摆着一双白花缎的女鞋，衣架上挂着一件纤巧的白华丝纱衫，和一条绿纱裙。

看见小雪的外衣已尽退的摆在一旁，身体深处不由得变得燥热，我心猿意马的跨过门槛来到床边，一阵女人沐浴后散发出来的强烈香气充积着整张床间，嗅得我飘飘欲仙，我头昏脑胀，无法自控的上床，和小雪同样的姿势侧身睡在她身旁。

小雪没有反应。

凝神屏气的躺了一会，我将头移近，鼻子轻轻的在小雪脑后发髻厮磨，嗅她玫瑰般的发香。这一刻，我仿佛回到当日和她在防空洞身体紧贴的幻影时光。

“唔……”小雪鼻子哼了一声。

仿如从前听到午夜小雪的啼叫，我神魂颠倒，兴奋莫名，欲火越烧越旺，一只手不自控的静静伸入棉被里，从后慢慢移去小雪的胸前。

终于，我抓住小雪只有薄薄罩衫覆盖着的一边乳房！

那是小雪的乳房，那是我的归宿，那是这三年来我一直梦寐以求想碰而又不敢碰的希冀。

坚铤而丰硕的玉乳，自掌心传来火热膨胀的感触，那种柔软而弹性的质感没有文字可以形容，我五指略为抓紧搓揉，如水般的凝脂自由的在掌心中荡漾，我肆意蹂躏挑逗那波动着的浑圆，凸出的蓓蕾逐渐变得硬挺起来。

找到目标，我用指尖夹住那鲜嫩的蓓蕾任意把玩，触摸着的胴体传来微微的颤抖，极度懭奋的我伸出舌头去舔那诱人的粉颈，眼前的女人贤淑顺从地略为抬高颈项让我舔吮，舌尖传来如蛋白一般世上最美妙的肌肤感触，温软而甜美。

我如痴如醉，舌尖享受完粉颈的幼滑，再去品尝那精致的耳垂，然后卷起舌尖探入耳腔，小雪略作扭捏，腰肢也款摆起来。

情迷意乱，舌头贪得无厌的去搜索朱唇，小雪会意而顺从的将脸转过来。

就在这一刻，我和小雪四目交投。

“雨笙？怎么会是你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睡在旁边的男人竟然不是自己丈夫，小雪杏眼暴张，极其愤怒的呼喝着企图推开我。

这刻的我已然神智尽失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用力按着小雪的双手，将她重重的压在身下。

“小雪！我爱你！我一直以来都很爱你！你明明知道我的心意，为何你要避开我？”

“你醉了！雨笙，你不可以再这样想的了！知道吗？我们是没有出路的！”

看着我的眼睛，原本愤怒的小雪神情开始显得惊慌起来。

“我不管！我要你！小雪，我很爱你！不要逃避我！我现在就要拥有你！”

我强吻小雪的小嘴，她极力挣扎，脸蛋、面颊、耳畔、粉颈被我乱吻一通。

“不！不行！雨笙……我是你的……大嫂……不……不可以……我求你……不……”小雪虽然万分颤栗，但叫喊声音却尽力压抑着，怕会惊动外面的人。

这就是旧社会！女人被侵犯凌辱，连高声呼叫求助也不可以！被别人知道这种“丧德败行”，吃苦的永远只会是女方！

我也不想惊动下人，我用嘴巴堵住小雪求饶的小嘴，舌头长驱直进伸入她口腔之内，接触她的舌尖。

小雪被我堵得无法说话，我乘势用舌尖搜遍她口腔内的每一角落，缠卷她的丁香小舌，卷起内里的涎香，然后往自己的嘴巴里送。

我将小雪压在床上不断的吻，寒风阵阵从窗缝吹进来，舞得遍地幽幽摇摇的烛影火舌。

“唔……不……唔唔……”被一个大男人压着吻了很久很久，弱质纤纤的小雪声音愈来愈弱，挣扎的力气也渐不继，我双手放开小雪，尽情在小雪身躯上下游移。

全身被我搜遍的小雪身躯开始颤抖，有气无力的只能作零星的反抗。

我解开她左胸上的三个结扣，将罩衣左右揭开，小雪晶莹雪白的娇美上身展现在眼前，微微凹陷的小肩窝，饱满高耸的胸脯、粉嫩娇艳的两点桃红、呈现优美线条的蛮腰、还有那露出少许青草的圆润下腹，我目眩了半向。

小雪羞怯的以双手遮掩，我猛力一手拿开，然后握着那一对迷人的玉乳尽情吸啜吮弄，如珍宝般尽情细味。

“唔……唔……不……”这时小雪己浑身乏力，双手只能略为表态的微推我肩膀。

来到这个时刻，眼前的猎物已无力反抗，我的兽性反而平静了下来。放在前面的是我一生最爱的女人，是世上最珍贵的宝物，我无限怜惜的用柔情的目光，重新欣赏眼前的迷人胴体，然后一一用吻封印。

我尽情细味品尝小雪，从额头开始吻下，连眼帘也不放过，吻毕脸颊颈项肩膀，再探头呼吸舔食醉人的腋窝，吮啜每一根纤巧的玉指，然后细味光滑的玉背柔肌、浑圆耸翘的丰臀、还有修长玉足的一寸。被我吻遍全身的小雪已差不多全身瘫软，气喘连连，目光散焕，小嘴只能微声呢喃。

下身衣物早己清除，当尝遍每一跟精致的玉趾后，我慢慢张开小雪的双腿，两片浅粉红色的花唇映入眼帘，中间还有一大片黏腻，身体反应不懂说谎，对于我的侵犯，小雪的身体己作出喝采的回应。然而作为一个有廉耻的人妇，女人最私密的秘境在夫君以外的男人面前完全展露，还作出情欲的反应，小雪羞愧得无地自容，双手掩着脸嘤嘤哭泣起来。

低头吸一口那带腥的澹澹兰花芳香，令人飘飘欲仙，我情不自禁伸出舌尖舔一下那蜜穴的腔肉，小雪原本软瘫的身躯如遭电极般一下强烈抽搐，然后全身绷紧，我每舔一下，小雪就像橡皮带般再拉紧弯曲一些，到我大口的品尝，她就像断了线般反方向硬拱起来，全身瘫痪松弛，喉头发出长长的叹息。

我尽情呼吸醉人的花香，舔吮花穴的每一处瓣隙，不断啜饮泉涌的花蜜，卷起舌尖钻掘花蕊的深处。小雪腰肢不时弓起拉紧不时卷曲瘫软，分不清楚，那究竟是千般快乐，还是万分折腾。

享用完世上最迷人的花蕊，我啜一口蕊顶凸起的花芯，然后从那里笔直向上舔，青草、脐眼、乳沟，直到朱唇之时，整个人体已然对好位置，我摆起架势，命根子毫无保留的朝花蕊捅去。

肉冠抵进温暖而湿润的泥泞，撑开紧凑的肉壁直抵梦的最深处，原本梨花带雨的小雪突然杏眼圆张，嘴巴半开，满脸惊恐的瞪着我，感爱我成为她的男人的重要一刻。

我和小雪，终于二合为一了！我情深款款的看着小雪，下身也开始由慢而快有节奏的律动着，小雪面容非哭非笑的看着我，下体开始慢慢扭动，迎合我的抽送。我似受到鼓励，不自控的愈动愈快，最后几下强劲的冲撞，毫无预兆的忍不住精门大开，我在过度刺激懭奋之中情不自禁早泄了，大量积存已久的种子猛烈注入小雪梦中的最深处。

而小雪也似有所觉，双手用力抓着我肩膀，星眼迷蒙，脸泛潮红，女性的本能又令她变回一个贤淑顺从的女人，接受男人的播种灌溉。

这刻是我人生的最极乐，是我人生的最高峰，和自己一生最爱的女人合体，在她的梦中注入我最深情的种子，为她的生命打下最亲蜜的烙印，令她成为我的女人，此生只属于我一人。受精之后的小雪全身呈现粉红色，那是她接纳我的爱的幸福证明。

我俩喘息着的面对面互相对望，眼前的女人脸庞遍布娇美红霞，双眼水汪汪的充满醉人风情，含情脉脉的凝视着我双眼。看着如此动人的脸，我忍不住低头又吻，这次小雪不但没有再反抗，反而张开小嘴伸出小舌迎接，我大喜过望，闭目享受两根舌头的痴缠，发泄后一直埋在梦的深处根本就没有软下来的命根子，又再开始蠢蠢欲动。

已经被我溶化了的小雪一边纤腰款摆一边怜爱的抚抱着我的头，让我尽情在她身上各处亲吻。干得久了腰身发酸，我想变更姿势，但又不想离开小雪，怕刚注入的种子会溢出来，我揪起小雪一条腿，以一直停留在她体内的姿态转动她的身体，令她变成伏在床上。一边连着身体一边被旋动，小雪忍不住叫出如仙子般的腔调。

完成转身的动作，我以踏实的姿势虎腰猛挺长驱直进抽送冲击，从后面看线条显得更夸张的丰臀，被冲撞得发出“啪啪”的声响。背着我的小雪起初咬着手臂在哑忍，然而冲刺愈来愈猛，频率愈来愈密，她终于也按耐不住发出咆哮般的哀号。

床架发出的“支支”声与肉体撞击发出的“啪啪”声，此起彼落愈来愈快愈来愈密，最后浑和为单一绵长的声响。背着我发髻散乱的小雪也从咆哮变成张开口却发不出声来，我控制不了自己，从后驾驭着最深爱的女人肆意施虐蹂躏，跟着以最狂野的姿态，以最快感的高峰，在小雪的梦中再一次酣畅淋漓的喷射我深情的种子。

再次发泄，命根子感受到阴壁一再传来痉挛抽搐，知道此刻的小雪，正和我一起同步达至销魂蚀骨般的快感高潮之中，令我心身都无比满足。

高潮过后，激动的身驱略为平复，我以刚才同样的动作将小雪反转过来，连接的部位再次感受研磨旋转，小雪再次如泣如诉的喘叫。

又再面贴面的对望，体内满戴我的种子的小雪己尽卸淑媛的尊严与羞涩，头发披散，面色潮红，眼睛半开半闭，野性情欲光芒的眼神始终定在我脸上。

我怜惜的亲着吻着，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的命根子毫无倦意的又再蠕动起来，小雪温柔的勾住我的脖子，自然地摆动蛇腰，毫不羞赧显示她的情欲愉悦。而早已胀满的腔道深处不断溢溅出蜜液，发出“噗滋噗滋”的美妙声响。

我们像两条蛇般一直在床上交缠着，沉迷在无止境的欢乐高潮中，一次又一次的发泄与注满，轻怜蜜爱，欢畅缠绵。

“雨笙！你这畜牲在干什么？”

突然其来的怒号在门外响起，极乐中受到惊吓的我俩一同望向房门，哥哥脸色发紫的站在那里，怒视着我俩在咆哮！

吃了一惊的我一瞬间又回复镇定，我冷冷的起来穿衣，而吓得魂飞魄散的小雪，无地自容的整个人躲在被窝之内。

“是我！是我辱了小雪！”我望着哥哥冷冷的道。

没有退路的了，我不能失去小雪，不能将她交还给哥哥，我义无反顾的面对后果，要不就得到小雪，要不就死了算！

“她是你的大嫂啊！你还是人来吗？我打死你这禽兽不如的畜牲……”

一下用尽全力的老拳，将我捧得飞离地面摔到墙角，我眼前一黑还未回复神智，第二拳又到跟前，登时血花四溅。一直以来最疼我的哥哥一脸是泪完全失控的，将我迫在墙角拳脚交加毒打。

我没有反抗，亦没有答辩，这是我甘受的，我没有后悔所做的一切，只是一望到呆在一旁泪流满面的小雪，我心如刀割！小雪，我对你不起！但这样做是必须的，否则我们便如你所说的没有将来。

年长我十 岁的哥哥自小就背负作为一家之主的自觉，对我虽严词厉色，却从未对弟弟施过体罚，我知道严父面具背后，实则一直以来对我万分疼爱。此刻哥哥对我像疯了般的痛打，我清楚感受到他此刻有多悲痛、他对我有多失望、和他对小雪的爱是有多深。

对不起啊！哥哥，爱上自己的大嫂，你的弟弟已没有回头路了，我必须要走这一步，只要能冲破这一关，美好的将来就会在前面。哥哥，你打吧！你尽情打死我吧！但若然你最后忍不下心灭了我这个畜牲，我就和小雪远走高飞相宿相栖了！

哥哥边打边骂边哭，最后泪也干了话也尽了，就是失了常性没法自己不停的打，我感到我的头破了，手断了，胸骨也折了，从头到脚都是血。而哥哥也一身是血，我知他不想打下去，我知他心里不断喊自己停手，但他就是停不了，除了打，他无法面对自己，一个是他最疼的弟弟，一个是他最爱的妻子，无法面对事实的哥哥也和我一样，没有退路了。

当发现鲜血从喉咙里喷吐出来的时候，在拳脚交加之下的我破肿不堪的嘴角仍尽力作最后的苦笑，我知道我要死了！我果然过不了这一关，正如小雪所言，我们不会有将来了！

“停手！风扬，不要再打他了！不……不是他迫我的！”

在我离死不远的时候，一直没有作声的小雪竟然上前阻止丈夫，她在替我说话！我不知她是真心还是为了救我，当时只有无言的感激及内心的窃喜，小雪终于为我踏出第一步！咱们只要冲破这一关，走出这一步，美好的将来就会在前面了！

小雪的说话刚完，哥哥的拳头停止了，腿也停止了，哥哥呆呆的回望仍在床上以棉被包裹身体的小雪，绝望的双眼又再翻滚落下眼泪，而小雪的饮泣也停止了，四周寂静得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，将近烧尽的烛光摇曳不定，屋内所有人与物的剪影在墙上如群魔般乱舞。

没留下一句话，哥哥丢下我和小雪的残躯，如烛光般步履不定的离开房间。

翌朝清晨，下人发现哥哥在西厢那边上吊的早已冰凉了的尸体。

家逢巨变，事发后已伤心至没法流下一滴泪来的老父，只对我说了两句话：“你走吧！我今生也不想再见到你！”

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老父的脸，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我，连下床都没能力，被下人用马车抬了去南城二房叔叔那里，我在二叔家里躺了半年，到能走动后我回家一倘，下人没敢让我进屋，一直也很疼我的管家怀叔偷偷告诉我，小雪自我被送走后不久也回沈阳外家了，我旋即赶往沈阳，小雪的家人一见我，二话不说就用木杖将我捧出去，三个月后我再去找小雪，发现小雪整家人已搬离沈阳，从此音讯全无。

数年后，八年抗战爆发，在国家生死存亡之秋，我孤身游走四方，寻找小雪一家踪影，始终一无所获。

又过了几年，我收到二叔的书信，得知老父离世的消息，那时兵乱迭起，北平沦陷，文通阻绝，加上收到几经转折送来的书信，己经是老父过身的三个月之后，我也就放弃了冒险回京奔丧的念头。

去年，我心血来潮的回到离开了十多年的北平，原来老家已经荒废，只余下一个十八九岁自称是管家怀叔亲人的陌生少女在打理，对于这女孩，我有一份莫名的亲切爱慕，然而又总觉得很远，终是无法近得。

在祖屋安顿之后，我和少女往拜老父，晴天霹雳，我发现在老父与哥哥的墓旁多了一个新墓，上面写着“方门霍氏小雪之墓”！

当晚，那个看守家门的少女突然不辞而别消失无踪，翌朝我找上怀叔，那时我才知道，原来那个陌生少女不是怀叔的亲戚，她的名字叫：方小雨！

第二部半·生·缘

当车站的大自鸣钟再次响起七下钟声，人间原来已经暗换了芳华，我从前尘的掠影浮光中返回现实，我仍然在咱家老居的房间中，冬日的晨光已照遍每一角落，昨晚的暗色微粒已一点也不剩。

然而我不会忘记，小雪己经不在人世的这个事实，这个给与我以生存动机的人，已经不在了。

现实中，小雪已不在人世了，我的胸口像被人剁了一个洞似的，一时间脑海里尽是和小雪一起生活的种种，逗趣的石子路，防空洞内的漆黑，吹一整夜的寒风，群树摇曳的声音，她最喜欢吃的龙须面，温柔的月，早晨的冬日阳光，与及那没法忘怀的甜美侧脸。

这一年，生离、死别相互交错，我徘徊在痛苦的回忆之中，眼前的事物都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似的，无论那一天都和前一天同样，我失去时间的连续性，失去了同人间相接连的感应，所谓的活着，没有未来，也没有方向，所见、所知、所感，都只发出空洞洞的回音，令我的胸口深处发痛发酸。

一年过去了，我终于也从小雪已死这个事实中克复过来，然而死者已矣，那活着的呢？这刻小雨又在哪儿？

门上传来两声咯咯的叩门声。

“二少爷，是我。”

是管家怀叔。

门开了，怀叔拿着盛热水的盆子进来给我梳洗。

“怀叔，你不用服侍我了，这些年来我四海为家，已懂得照顾自己，不是当年那娇生惯养的小子了。”

“应该的，怀叔是下人，见二少爷你再回来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！”

“是了，你不是说那个方小姐，每年这个时候，都会回来拜祭大哥和少奶的吗？”

“是喔！自从四年前方小姐送少奶的遗体回来安葬之后，每年冬天都会回来这里住上十数日看看少奶，你去年回来，就是在这个时候遇上她了吧。但二少你问得也是，今年怎么过了大少奶死忌方小姐仍未出现？是旅途有什么阻滞吗？是了，二少爷，日本鬼子才被赶跑没几年，听人家说国家又要内战了，你说会不会真的开打？”

我怎会有闲心理会国家的溷帐，脑里一直在想着小雨，对怀叔的问题听而不闻。怀叔见我呆呆的，也通情的下退了。

小雨，你是在避我吗？

突然有影子遮闭了日光，我抬头望窗，窗帘在微风下翻起来了。

小雪站在窗旁，一脸忧伤的凝望我。

“小雪，你可否告诉我小雨在哪？”

小雪微微摇头，然后望向窗外东大街的方向，愁容丝毫没有改变。

一阵北风吹过，窗帘被急风牵起，掩盖了小雪的身影，然后到慢慢荡落下来时，小雪已经不见了。

现实中，小雪已不在了。

我走向窗边，见东大街天安门的方向一大群人在聚集，人声鼎沸，我思绪有些灵动，连忙梳洗更衣，出门去看过究竟。

东大街一带，聚集了数以千计学生，以“反饥饿”、“反迫害”和“反美”

为名，高举旗帜游行示威，派发传单，高叫口号，军警一直在街的另一边高度戒备，双方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。

本来就对国家毫不关心的我，来到看热闹的人众当中四处张望，那一刻，其实连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，又到底在找什么？

突然间，全身神经都在绷紧，在密密麻麻的人丛当中，我看到一个鬓了一条大发辫的少女的身影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不知从哪里响了一下枪声，全场成千上万的人众霎时间全部起哄暴动，场面一发不可收拾。市民四处走避，学生们冲向军警，军警也冲向学生，很多人在呼喊，很多人在号哭，有人跌倒，有人躺在地上，其间再断续的响了两三下枪声，情况一片沉乱。

我不顾一切的跑到刚才发现少女的位置，四处都是溷乱人群，却不见了她的踪影。

她到底是不是小雨？她到底是不是小雨？她到底是不是小雨？

内心一串慌乱，突然一个军警挥着木棍向我冲来，他见我穿着半旧的麻色长衫，大概以为我是北大的老师来吧！

我呆呆站在那里，脑里一片空白，眼看快要被当头棒喝，就在这时，不知从哪飞来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，打中那个军警的面门，他疼得掩面倒下，我仍来不及反应，有人牵着我的右手，拉着我就跑。

我们冲出人群，在前面的她拉着我不断的跑，在后面的我被她拉着也不断的跑，感觉两个人像要逃离尘世的枷锁，挣脱世俗的束缚，仿佛世界只剩下我俩二人，我们荒土飞纵风中放逐，走到世界的尽头。我跟着她跑呀跑，眼前一条长长的辫子尾巴笔直摆动着，扫过我的脸，阵阵的玫瑰发香动人心魄，我认得这种香气，我去年嗅过，我二十年前也曾经嗅过。

终于离开人群聚集的范围，我俩跑到一处有遮掩的巷子栖身竭息。

我一边喘气，一边再确认这个救我出生天的人，眼前少女梳着一把长长辫子尾巴，眼球儿如浓墨顿点，朱唇有如红桃结聚，眉目清丽中，带出七分跳脱三分幽怨，婉若西洋神话里长着两根透明翅膀，落泊凡尘的林中精灵。

她是去年在方家大屋中令我清醒过来也同时令我再一次迷失的少女。

她的名字叫：方小雨！

小雨喘息初定，用不友善的目光看了我一回，然后说句：“我走啦！”就起来转身离去。

我拉着她的手不让她走，肌肤再一次的接触，去年在祖屋那一晚的情感，又再一次翻动起来，那些经常无意中前来轻扣心扉的记忆片断，又再一次在脑内如映画戏般不断重播…………

“对……对不起！方先生，我不知道你会来这，怀叔……我听说先生已十多年没回来啦，所以……”

“不要紧。喂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……叫……芳……”

“芳？你叫芳？”

“是……喊我小芳成啦……来！我来替先生拿行李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”

……

“先生，你见怎样？”

“已没大碍了。”

“是了，先生，今早那坟墓里的女人是啥……”

“她……她……是我大嫂。”

“大嫂？但先生刚才好像很伤心似的。”

“是！我真的很伤心！因为……她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！”

“什么？那……但……”

“但她是我的大嫂吧！虽然不应该，我就是爱她！直至今天我仍然是这样爱她！”

“这个这个……先生可以告诉小芳，你和她的过去吗？”

……

“先生，你现在仍有否惦记小雪？”

“当然记挂！到这一刻她仍在我心中，影向着我的生活，影向着我的人生，我无法放下过去，无法重过生活，你叫我怎能不惦记她？”

“但你昨晚……”

……

“小雪无法在世俗威严与道德的冷眼下，背负着心理与现实的重担去走完所谓人生的路，她因为你郁郁而终，而你却每天也在想女人！你究竟有为小雪干过什么？”

“昨……昨晚很对不起！只是……昨晚你令我想起小雪，你的背影很……像她！”

……

“小……小芳吗？你在干什么？”

醉得头晕转向的我已无法作出肯定的判断。

小雨穿上当年小雪的睡衣站在我跟前。

“我只想你知道，那时我的确是喜欢你的！”

……

“放开我！你干么？”小雨用力甩开我的手，脑内去年大屋的片段也因此一甩随即中断。

神智返回真实，对持了半向，还是我先开口：“小雨，你不拜你娘了吗？”

“你说啥？什么小雨？什么不拜我娘？”小姑娘吱吱唔唔。

“我见过怀叔了，他告诉我，你叫方小雨，六年前，就是你带小雪回来入土为安。”

小雨别个脸不望我，尾巴甩甩的，如钟摆般跌荡。

“我问你，你这丫头不打算拜你娘亲了吗？”

“……拜过了，只是一直待在旅馆而已，原本打算……待你走后，回大屋住三数天才离开的。”她眼珠骨熘转的仍不肯望我。

那又是的！想起去年在大屋发生的事，她面对我感尴尬也是人之常情。

“现下四处很乱，像你这种丫头被军警逮着会很麻烦，我和你去旅馆退房，回大屋再算。”

“我不回！”头一偏，那么一甩，很挑衅的。

“你不回大屋是为了避我，现在既然避不了，你还待在外头干么？”

小雨一时语塞的说不过我，被我半拉着的回去大屋了。

经历超过三代的方家大屋，布满风霜的坐落在北平吉兆胡同的最尽头，远离繁华的闹区，被一片喧哗的绿意所包围，雪后整个大宅更笼罩在浓厚的怀古气息中，是最传统的四合大院结构。

进入狮头铜环红漆大门后，经过倒座房和垂花门的回廊，就是大屋正中央宽广而种满花卉盆景的内院，内院后是正房，右面为东厢，左面为西厢，当年老父与妻妾全住正房，而一般习惯上是长子住东厢，家里其他成员全住西厢，但由于屋实在太大的缘故，东厢分成前后房作我和哥哥的房间，西厢则作为客房留给招呼宾客。

而单是东厢本身已极其壮观，左右耳房的回廊尽处设有水池花园及小亭园，终年种有红枣树与葡萄树，回廊一带隐隐透出兴趣无限。小雪大婚的那晚清晨，就是坐在那里，一个人悄然泪下。

二十年后的今天，我和小雨坐在当年小雪坐着的位置，我正在告诉小雨那一晚第一次见到小雪落泪的情景，而小雨默默无言往水池内丢石子，池内的鲤鱼四处躲避。

我问她：“小雨，这些年来的日子，你两母女是怎么过的？”

她告诉我，自从当年我去沈阳找小雪被棒走后，小雪在夫家的丑事终也掩不住了。无论自愿也好被迫也好，失贞的妇人都是万恶的，人言可畏，霍家终夕受尽四方八面的冷语目光，有了身孕腹笥便便的小雪出外甚至试过被袭，霍家无地自容，唯有举家搬去辽宁，那里霍老爷投靠了一个和日本人有生意往来的结拜大哥，那里没人认识霍家，没有人会找到她们，就是有人知道小雪的事，也招惹不起。

这时我想起小雪当日在北戴河畔忧忧的说：“雨笙，你不会明白身为女儿家的悲哀！”心里难掩凄沧。

身边所有人的歧视目光及冷嘲热讽，是日积月累无形的伤害，因为自己而害了全家，更令小雪一直也无法原谅自己，终日郁郁寡欢，生了小雨后更是忧疾缠身，就在小雨六岁那年，根本没有生存意志的小雪，怀着永远不会解开的心结离开尘世。

后来日军节节败退，很多地区与交通也开放了，最疼她母女俩人的小雪的弟弟，带着只有十九岁的小雨送小雪回北平安葬，完成小雪“生为方家人，死为方家鬼”的心愿。

当我稍微回复了一点自我时，发觉自己在冬夜的繁星下默默流着眼泪，而小雨的头枕着我的肩，也是泪如雨下。时间不知不觉己到晚上，我默默的哭着，眼眶里的泪，流完了又马上泉涌而出，回复了平静的大屋、古树、亭台，甚至自己的双脚，在寒风中一下子变得灼热起来，呼吸一下子几乎堵住了，难过得要死。

“那时为何你不在我们身边？”小雨幽幽的说，语气像极她娘。

我无言以对。

“你舅父呢？怎么这两年只有你一个回来？”过了一刻我再放话，用手搭着小雨肩膀，她没有阻止我。

“死了，两年前日军后退时杀的，为了我。”小雨的声音冷冷的不带任何生命。

“这两年也只有你这个小姑娘孤身一人回乡，霍家的人怎么搞的？”

小雨没有回话，沉默己经是很好的答桉，好明显，除了为小雨而死的舅父之外，霍家上下对这对不祥母女并不好。

“留下来好吗？不要再回东北了。”我轻抚她的秀发。

“不行，我明天早上得赶火车回去，今早原打算去车站买票的。”小雨一味把辫梢盘弄盘弄。

“赶回去干么？”

“成亲。”

“成亲？你只有十八岁，为什么要赶着去成亲？”我非常愕然，回头望着小雨。

她突然站起来，放开了黑晶晶的两只大眼诧异的怒视着我：“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你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急着成亲？”语毕就跑着离开了。

回到大哥小雪生前所住的房间门前，小雪头没回冷冷的道：“你不会明白身为女儿家的悲哀！”然后就关上门。

恍然大悟，我实在是个冒失的笨蛋，理所当然的，小雨急于要找主人家，还不又是因为我！

一年前的冬天，我和小雨在这间大屋相遇，我以为她是个普通的下人，和她一同去拜祭老父与哥哥时，吓然发现旁边多了小雪的墓，我在极度悲伤之中，向小雨诉说我和小雪的过去，剖白我对小雪二十年来的情意。

那一晚，屋外的风雪不断咆哮，风吹在纸煳窗上，哑闷地向，仿佛快要吹破似的。我俩二人都喝醉了，小雨突然换上二十年前她娘的衣服来到我跟前，含情脉脉的凝望着我说：“我只想你知道，那时我的确是喜欢你的！”

醉到神智不清的我，将小雨误当成小雪，将她抱进被窝里去！一夜疯狂，翌朝小雨消失了，不辞而别，没留下只言片语。

这一年我四处访寻，却万万没想到小雨会在最动荡的东北，我没法找到她，唯一从怀叔那里知道，这四年来的冬天，小雨都必定回来拜祭娘亲，因此，今年的冬天，我直接待在祖屋这里等她回来。

时间已是深夜，四周一片死静，万籁俱寂，连风的声音也听不到，我睡在自己房间的床上，呆呆望着虚无。无声的夜晚，愈是让人感到莫名的哀伤，我从天窗仰望夜空，在清明冬日星座罗列中，我无法从一片漆黑中确认自己的所在。

在家家户户睡尽的茫茫夜里，我孤零零的完全没法入睡，我的心无比的乱。

今天，我和小雨重遇，但到明天，当光线从地平线上射出来的时候，我将会再次失去小雨。我很清楚，明天一别之后，我俩今生将不会再见，我将会永远的失去小雨，我和小雪的最后的联系，将会永远中断。

思前想后辗转反侧，突然之间，房门咿哑一开，射进来模煳而澹澹的月光，我从昏暗的房内望出去，外面明亮的月光照出仿如有一对发光翅膀的婀娜仙子身影，仙子木立站在门上看着我，辫子解散了成长长的秀发垂在肩上。

我当然认得来者是小雨，只是一直以来小雪在我梦中与闭目间不断出现，令我有种虚幻的错觉，我无法确定一切，眼前的女子，令我的心在乱跳。

眼前人迳自进来到床边坐下，二话不说跑进被窝里来，背对着我的睡在我身旁。

“我冷！不想一个人睡！”她背着我说。

她是小雨没错。

没想到小雨竟会对我撒娇，在深夜的星光之中，我对小雨的这份突然的心意产生一种强烈的幸福感，有点心虚却异常甜美的幸福感，我想只要明天的太阳不再出来，她将会永远的待在我身旁，慰藉着我。

和别人一样，我曾经拥有过我的亲人，但是，随着时间流逝，他们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我的世界，剩下了孤零丁的我，蓦然回首过去，眼前的一切真实仿似水月镜花，为什么唯独只有自己一个人还活着，在那伴着我成长的这座大屋里，我明明已经度过了不少岁月，为什么到了最后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？

原来不是的！今天我发觉自己原来不是一个人！我的前面有小雨，而小雨的后面有我。今晚我不再感到孤寂，这里，可能就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，可以忘掉今天，可以不再思考将来的一个安乐窝吧。

“小雨，你的夫家是什么人？”我试探着的问她。

“不太清楚。”她冷冷的道。

“怎会不清楚？你怎搞的？”我竟装出严父的口吻。

“自从娘死后，公公婆婆就不断找媒人介绍相睇提亲，好像很想将我早日送出去似的，不过一直也总算没有强来。就是去年……回去之后，我的心很慌乱，只想尽快有主人家要我，也不搞清楚提亲的是谁，一口就答应了，没想到嫁娶之事竟然办了一年，幸好最终肚……皮……没……没大起来，否则……我恐怕连人也当不成了。”

哎！果然是因为我！

“不回去真的不行吗？”

“娘已连累得公公婆婆很惨的了，你叫我怎忍心再伤害他两老多一次？”

“但你甘心吗？”

“甘心也好，不甘心也好，这就是身为女儿家的命。”

她的语气不似只有十八岁的丫头，倒像个饱经风霜的白首宫女。她的话，留下一股哀愁的预感，缓缓渗入我心底。小雪经过的悲哀足迹，现有由小雨在一步一步的践踏过去。

断断续续传到耳朵里的小雨的说话教人觉得无限惘然，晚上的心底话总是难免有孤寂的感觉，了解真实也总是教人悲哀，我像一个内疚的小孩一样，在自责与不安之间悠悠地聆听着。

这时小雨缓缓回身面对着我，我俩以鼻尖几乎触碰的距离面对面，我嗅到小雨的馨香鼻息，看到小雨瞳孔的星光。

这一幕似曾相识，二十年前，我和小雪在防空洞之内……小雨看着我的眼睛，伸手轻轻抚着我的脸。

“娘生前，一直不停说着你和她的往事，她告诉我，我的爹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！”

虽然心理上早认定小雨是我的女儿，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她是我哥哥的骨肉，直到这一刻，由小雨亲口说出，我不其然感受着强烈的激荡。

跟前和我睡在一起的，是我的亲生女儿！是一年前和我有过夫妻之亲的亲生女儿！

“她告诉我很多关于你的事，她说你在防空洞欺侮她，经常呆呆的看着她的身体出神，她还知你经常偷窥她出浴呢！”

被亲生女儿尽数自己年少轻狂的丑行，我脸红耳赤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娘还告诉我，我的爹眉清目秀神情忧郁惹人怜爱，是个干了什么坏事都令人怒不起来的小孩子。原来……原来是真的呢！我的爹今年四十多岁了，仍脸如冠玉，样子像三十岁的落魄青年，性格像二十岁多愁善感的忧郁青年……”

小雨的纤纤小手，抚过我的脸，确认我的耳朵，然后用指尖素描我嘴唇的形状，一种不可捉摸的感情，笼罩上了我的全身，我如触电般沸腾起来。

“爹和娘的故事很悲，但又很浪漫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憧憬的浪漫爱情故事，而爹和娘的故事，就是小雨自小以来的幻想和希冀，一生人能义无反顾轰轰烈烈的爱一次，多好！从小我就想看看我的爹，是不是如娘所言，是个会勾女儿家魂魄的大坏蛋，爱情故事原来是真的呢！假如我是娘，我……”小雨的瞳孔内散发异样的光茫，小嘴呵出撩人的气息喷到我脸上，我想起去前的冬天在这张床发生的事，不其然心笙摇荡。

“小雨，我是你的爹来喔。而你，快要作他人妇了。”我心神在交战着。

“我知！我的一生不会再有机会发生爱情故事的了，而我俩父女已经是命中注定要下地狱的了！就是因为我快要离开爹你，让我再当一次你的小雪好吗？就这么一次！没可能会有下次的了！”

的确，我俩父女下世是怎也当不成人的了，世俗的事与我两父女再没关系！

想着想着，心念还未落实，小雨的唇，已经实实在在的印在我的唇上。

一年前的那一夜，我不知道小雨的真正身份，但此刻，和十八岁的亲生女儿躺在床上两唇相接的亲吻着，那是前所未有的感受，我的心窝霎时发出雷霆的震动，全身每个细胞都在激烈的咆哮，不是痛苦，而是欢呼！

下地狱吧！离经叛道吧！永不超生吧！谁规定大嫂和小叔不能相爱？又是谁规定父亲和女儿不能共鞋连履？就是所谓的世俗伦理与道德枷锁，将我和小雪打进无底的深渊。

小雪的一生毁了，我的前半生也毁了，二十年前我是那样义无反顾，二十年后的今天剩余那摇摇欲坠的命和那丁点儿的时间，我到底还为什么而挣扎？眼前的是小雨也好，是小雪也好，是我女儿也好，是我大嫂都好，我们现在是有违伦常的交沟苟合，那又怎么样？天管得了我吗？

心念既定，我反过来压着小雨亲嘴，舌尖缓缓撑开她的齿根入侵口腔，小雨先是一愣，然后慢慢闭上眼睛放松身体，享受父亲的舌吻。

我一边舔弄女儿的丁香小舌，一边手不闲着的探搜她的胸脯，小雨的胸不算大，然而像个小饱子般躺着仍高高隆起，感触饱满坚挺，充满发育中少女独有的质感。

当衣襟已然解开，我悬着小雨的小嘴吻下，粉颈、锁骨、肩头都不放过，然后气定神闲的慢慢用眼睛欣赏女儿半裸上身的迷人线条。见小雨娇羞的闭着目别过脸，我低头温柔的品尝那已硬挺的乳尖，舌头在樱桃四周徘徊打转，小雨紧锁着眉心，像是痛苦，又像陶醉。

从乳尖吻到乳根，再寻找腋窝，深深吸嗅那玫瑰般的少女幽香，轻轻舔咬那如青草般的稀疏腋毛，不知是怕痒还是害羞，小雨左闪右避不让我舔，我唯有将面门压埋在那小巧的胸脯上寻找慰藉，小雨深情的抱着我的头，彼此相互耳鬓厮磨，轻怜蜜爱，温轻缠绵。

温存之际，我伸手探入小雨两腿之间，少女最私密的部位被一只男人的脏手抚弄，她本能地一夹，然后又慢慢放松下来，充份表露小女儿家的心猿意马与忐忑不安。

我一手按着小雨微微凸出的小丘，然后用力的捽按，小雨立时浑身一抖，整个人如虾米般卷起来。我顺手拉下长裤，中指直入那娇嫩的肉缝之中，跟着温柔地一下一下挖动，每挖一下，小雨就颤动一次。

挖弄了一会儿，我掏出中指，上面已沾得一团团稀的粘的，我将手指放入口中，那是我亲生女儿蜜壶甘露的独特滋味，我要好好品尝。

小雨拉开我的手：“不要！脏的啦！”

“小雨的哪会脏，又香又甜，我要大口大口的吃呢！”我张开小雨双腿，那里已是潮水满渠，我低头尽情吸吮舔食，小雨被我吃得全身僵硬，不知所措的双手乱抓，迷迷煳煳的呻吟着。

愈湿愈吸，愈吸愈湿，私密处已是一片汪洋，这时小雨已有一点神智不清，腰和腿一下又一下痉挛抽搐，眼睛半闭半开，只懂“不……不……”的呻吟呢喃着。

我将失神的小雨的双腿架在肩上，硬挺无比的命根子对准位置，慢慢陷入已经淫液四溢的旖梦之中，我和自己的亲骨肉终于器官相连的合成一体，被包裹在女儿热烘烘傥软软的腻滑肉壁之中，那种超凡入圣的销魂蚀骨感受，令我如登极乐，没有一个没血源的尘俗女子可以相比。

小雨被我一桶，反而清醒过来的张开眼睛望着我。

“疼吗？”我怜香惜玉的问。

“不。”小雨微笑的摇头：“但是，去年我疼了两天呢！”说完小雨俏皮而又娇羞的偷笑起来，然后用力的抱着我。

两根舌头又再交缠在一起，我抱着小雨，下体又慢慢的磨蹭，进而稳定的密密抽送，小雨腰围前后耸动，一颤一颤的，迎合着我的冲撞。

动作愈来愈快，小雨的深处蜜液飞溅，她胀红了脸，面容抽搐出似哭似笑的神情，呼吸也愈来愈急促。我原本有能耐再维持一点时间，但又不想压抑着本能的欲望，我放下小雨双腿，让我俩的肉体能完全的贴紧拥抱，我用力抱紧小雨，用尽全力的冲刺抽插，小雨紧起脸庞咬着我的肩，手指深深陷入我背肌内。

“叫我爹！”

“爹！”

“再叫！”

“爹……爹！”

看着小雨难过的表情看着我，不断呼唤着“爹”，让我意识到这刻我是在奸污着自己的亲女儿！那种逆天逆伦的感觉，令我兴奋得无以复加。

“爹……爹……呵呵……爹……爹……呵呵……”

冲刺去到最高峰，我以和小雨灵神与肉体都二合为一不可分离的姿态，在她的内心深处注入逆伦的种子。

虽然不是第一次交合，但现在是我第一次以小雨父亲的身份，完全侵占拥有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在亲生骨肉的体内播下乱伦的种子，天下间有哪对父女能像我俩般亲蜜？

我清楚的确认，不是因为爱小雪，我是真真正正的爱小雨，她是盛满我和小雪所有回忆秘密的潘朵拉盒子，是在天上的小雪送给我的天下最珍贵的宝物，我是那么发自内心的想得到她拥有她，这个拥有一半我的身体和一半小雪的身体的宝贝女儿，除了小雨，我什么都不需要了。

我伏在小雨身上喘息，不想离开小雨，但是无可否认的我已一把年纪了，发泄过后的命根子不自控的软化离开小雨退了出来，仍欲火高涨的我灵机一触，爬起来跨到小雨头上，将软掉的命根放到小雨嘴上。

小雨愕然相视，看看我的脸又看看我的命根子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她到底只是个未经世顾的传统良家妇女，怎会知到男女间的诸般乐趣。

“小雨乖，将它放入口中，不用怕，每个女人都是这样服侍男人的。”我竟然说谎哄骗自己女儿！有多少良家妇女肯干此等勾当？而事实上就是在八大胡同内，也并非所有妓女愿意干这个，就只有手上戴有暗示图桉指环的下级妓女，才会提供此等下流服务。

小雨听我的话信以为真，女子的服从本能令她半带惊怯的慢慢将那丑陋的家伙含在嘴里，霎时间，命根子传来火热湿润的酥麻感触，令我浑身畅快无伦。这一刻，我的亲生女子正品尝着生她出来的命根子的味道，吸嗅着父亲精囊发出的澹澹腥膻，用口舌刺激着自己父亲的性欲，既下流无耻，却又销魂蚀骨。

我一下一下的推入，在小雨口内进进出出，并指导她如何舔弄。小雨起初羞怯而笨拙的照办，慢慢地出于女性的原始欲望，开始主动而有节奏地吸啜吮弄。

被女儿用最下流的技法服侍刺激，我的命根子很快又再次生龙活虎，我示意小雨停止并转身伏着，我从后面进入，和自己的女儿再次交沟。

我从后推送撞击，手也不闲着的去掏小雨垂着不断摆动的娇艳双乳，还低头吻她柔滑的玉背肌肤。以动物交配的姿势和父亲乱伦，令小雨觉得羞耻无比，将面门埋在被窝中忍受着我的抽插，我要尽情调教羞辱小雨，一手抄起她披散的长发，小雨的脸被我拉了起来，张开的嘴发出“喔喔……喔噢……”的哀嚎。

我索性抓住小雨的双臂，小雨的整个上半身被我提离被窝，跪坐在床上的她和我只有一个受力点，唯有毫无泻力的完全承受我无情的撞击，“喔喔呀呀喔喔呀呀”之声此起彼落。

最后一下强劲冲刺，我双手一放，小雨如败絮般飞到床角落去，屁股朝天，积存在内的甘露从仙洞中激射出来。如此奇景，我又情不自禁的低头去吸食那杨枝甘露，全身软痈的小雨无力反应，喉头只能发出两声尖腔，任我为所欲为的被父亲尽情吸食。

将小雨像人偶般在床上放好，我们又回般一般面对面的姿势交合，眼看此刻的小雨，全身皮肤红一块白一块地现出欢娱的晕素，身上发出的醉人香气更越发浓烈，又美丽又令人疼惜。我拥着她深情一吻，然后拉开她双手，从左至右再从右至左的舔吻两边乳晕和腋窝，小雨张开双手，大方的任我需索吸吮，这刻的她嘴巴半开着，眼神看起来撩人极了，毫不羞赧显示她的愉悦及情欲。

我摆动虎腰，磨蹭捅进摇曳旋转，不断变换交合的方向力度，探索小雨内心深处最敏感动人的方位。

突然小雨一声喘叫，我认定那一个着力点，用尽全力的攻击，小雨面容也紧凑起来，用力握着我手臂，快乐的眼泪流了出来，我全身拉弓以最大的力度与幅度集中冲击那一点，最后全力的一击，我感到小雨梦的深处传来最强烈的痉挛胎动，因高潮而泉涌的花蜜从隙缝不断溅飞，被感染的我也跟着去到顶峰，以最痛快淋漓的感受喷射出极乐的种子。

整晚房外霜雪纷飞，而我和小雨在房内彻夜缠绵，完事之后一同依偎嬉闹，休息过后她又会用小嘴为我回复生气，二人又再合体连肢。整个晚上，我以一生人所学到的所有姿势和小雨交合，到第三次，她已不用要求的主动用小嘴去令我复活，我说我累了，她甚至主动坐到我上面来，像个饥渴妇人般扭腰摇曳，只一晚时间，我就将自己的女儿调教成小妓女。

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腰酸了，命根也痛了，高潮甚至发空炮了，还是无法停止，两父女灵神交融缠绵直至天亮，我们俩人一直忘我在偷，也一直在忘我的逃避。

南城车站的大自鸣钟早已向过六下钟声了，透明亮体的阳光从卧室窗户照进来，再过不久，当钟声向起七下鸣叫之后，管家怀叔就会拿着梳洗的温水来扣门了。这一刻的我，虚脱疲敝的坐有床头，而被晨光照耀着赤裸娇躯的小雨，仍旧伏在我下体不断的吸，我叫小雨停止不要再吸了，但她没有理会，仍死命的吸。

“好了好了。怀叔差不多要来了。”我有气无力的说。

小雨仍然没理会我，仍然在吸，我感到我小腹上滴上几点温热的水点，水点愈来愈多，愈来愈密，甚至悬着我的命根子流下，我无言以对，肝肠寸断。

当精囊内最后的两滴体液都被榨取出来后，小雨连吐出来也没有，乘怀叔来到扣门前的最后一刻返回自己房间。我们若无其事的换过衣冠步出房间，若无其事的用过早饭，然后伴随着北平冬天清晨的凛冽寒风出门，若无其事的到北城车站去。

街道上不断筛着淼蒙的飘雪，向前看去，只见摇摇的天空与地面交界处白雾迷蒙，地平线馍煳不清。人力车来到了北站，冬天的车站漾满了感伤的味儿，笼罩在薄薄的白色晨雾雪影之中，大概因为还早，站上人物萧条，只有穿黄色制服的挑夫和车夫在闲着，和零星的摊档子在摆卖热烘烘的小吃早点。我到票务处买了一张往辽宁的头等票，半小时候开车。

我和小雨无言的坐在月台的长椅上，四周被一阵白色的晨雾所包围，景物是那样朦胧，仿佛我俩二人和世界被雾所隔开，被遗弃在世界的边缘。可惜这两个迷散的灵心，在这个小小的人生道上，所摸走的荒路永远无法凑集在一条线上，而当晨雾散开时，我俩二人，将要天各一方。

“我去买些热的给你火车上吃好吗？”我望望身边的小雨。

“不许你跑开！”

小雨已经泫泫落下泪来。

没多久，火车到了，我们仍旧坐在长椅上动也不动，小雨枕着我的肩，左手的手指陷入我右手的指缝之间，我们都有千言万语想向对方倾诉，就是因为有千言万语，不知从何说起，又不知可以倾诉多少？

千言万语之中，我唯独没法向小雨倾诉的，是我作为她的男人的幸福承诺与誓言。

火车的烟囱己升起新的黑烟，机房己经开始加炭准为新的旅程，听到即将开车的汽笛声，小雨握得我的手更紧。

此时此地，是一切旅途的终点，我和小雨的人生将从此永远分开。时间已剩无几，我半拉半推的送小雨上火车，她一上车，就找个窗口的位置，半个身体穿越车窗哭泣着的凝望着我。

这一瞥，就成了你俩的最后的诀别，再纠缠也只会徒添伤感，我忍着内心的绞痛，头也不会的踏步离开，我知道此刻，小雨仍在哭泣的看着我的背影，隐隐然又一阵心疼。

火车慢慢的开行了。

小雨，永别了。

小雪，永别了。

我的心好痛好痛，无法自己的双手掩面闭目呜咽起来。

闭目间，小雪又再次出现在我跟前！

眼前的小雪冷冷的侧身端坐于亭台看着外面沥沥的雨，面容满是忧恻苦涩。

小雪一直呆呆的看着亭台外的雨点，突然间，她双手伸到亭台的檐篷外，接着一串串的雨水，然后小雪回头用恳求的眼神看着我，将接着雨水的双手，伸到我的面前……“小雨！”我猛然睁开眼睛回身怒唬。

我的呼号掩盖了四周的嘈杂声，四方接车送车的男男女女受到惊吓，鸦雀无声的望着我，其中，还有车上的小雨。

火车已慢慢开行，我拔足就跑，追到仍俯身车窗外的小雨的旁边，和火车并排的奔跑着。

“小雨，我告诉你，你是我的女人！我不容许你和其他男人成亲！你永远也只属于我一个！”我向着小雨大声的呼喊。

在火车上的小雨掩着面不断摇头，情绪激动不断的说：“不行的，不行的，不可能的……”

“我懒理它行不行！我告诉你，我方雨笙是如假包换的大坏蛋！无论你嫁到哪里，我都会来找你，我都会找到你，破坏你的婚姻，然后抢走你！我方雨笙说得出做得到！”

火车快要离开月台了，我心焦万分，继续大声喊出我的心里话：“小雨，你没有选择的了！没有其他人的幸福会比你自己的幸福重要！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！而我和你早就注定要下地狱的了，还有什么需要顾累？你理会其他人干么？不要去在意别人怎样看你，别人怎样地注视你与你毫无关系！当年小雪有权选择却认命放弃，她做不到的事今天就由你来做！来！小雨！回到我身边！跟我走！”

听到我的表白，眼睫一扇一扇尽是雨露的小雨掩着面不断点头，虽不外露，可是整个人尽在喜悦之中。豁出了！她拿了小皮箧就跑到车厢后端的没有门的出口，但火车一直加速的行驶着，小雨一直站在出口害怕着。

尚有十多尺就到月台边缘了，我张开双手迎接小雨：“小雨，什么都别想！

看着我！跳！”

小雨跃出车厢，飞扑入我的怀里，我们双拥倒在地上不停的滚呀滚，在地上打了十多个滚翻，才在月台的边缘停下来。

我躺在月台边抱着小雨，而她伏在我身上抱着我，四周的景物全部围着我俩天旋地转，世界一下子变得那样的广阔，整个世界围着我俩转动，天大地大，无边无际。

还未定神，也没理身上的伤，我和小雨躺在月台上第一时间拥吻。

月台四周响起一阵阵的哗然，有人在惊呼，有人在骂我俩伤风败德，有少许人在拍手喝彩，而大部份都是目瞪口呆的围观。

如果他们知道我俩是父女关系，又不知有何感想？

围观的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实在太吵耳了，我和小雨停止接吻站起来，我拉着小雨就跑，被我们挤开的人群不断叫骂：“世风日下，这是什么狗男女？”

“光天化日当街亲嘴，真是有爷生没娘养！”

“老头配丫头，他俩到底是什么鬼关系？”

种种不堪入耳的辱骂声此起后落的飘过，然而咒骂声中，我却听到有人这么祝福着：“有种！加油！”

当远离人群时，背后响起最后的一句：“他俩很匹配喔！”

我在前面拉着小雨不断跑，小雨在后面被我拉着不断跑，就像我俩昨天在学生示威中相遇的情况一样。这种感觉很甜蜜，整个视野是那样清楚，世界是那样辽阔，好像可以到达无限远，然而又伸手可及。我们就像一对被世俗通缉的汪洋大盗，我带着她荒土飞踪，和她风中放逐，逃离这个荒谬的世界，一直跑到世界的尽头，共渡我们的余生。

小雨放弃回辽宁后，我写了封信给霍家说明情况及道歉，表明小雨往后将会跟回她的亲生父亲，之后我和小雨到处飘泊四海为家，以免被霍家的人找到。

没多久，国家政权变更，我藉着这个机会，带着小雨逃到我年青时读书的地方——香港，我和小雨以难民的身份成了香港的公民，随便安个身份登记入籍的小雨法律上和我没有半点关系，我俩在香港正式注册结婚，成为合法夫妇，做梦也没想到，我和小雨两父女竟然能够合法注册成为夫妻，在没人认识我们的香港落地生根，我半生的浪荡生涯来到此刻，正式写上休止符。

翌年，小雨有了身孕，临盆前一晚，我在梦中见到小雪，她首次于我梦里在阳光普照之中出现，梦中的小雪愉快的对我微笑，翌日小雨为我诞下一个女儿，我给她起名为：方小雪。

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小雪，从此之后，小雪没有再在我梦中出现。

本楼字节数：51598

总字节数：71103

【完】

轻抚着我的脸。